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六十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 卷六十六



紅樓夢卷一

第 十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皆在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餘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第一回  
 聚珍堂

12975  
54(15)



双紅堂  
小説  
54(15)

科 2975<sup>(15)</sup>

紅樓夢卷六十六

第六十六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話說興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裡越發沒了細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也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裡的師

老爺嚴嚴的管着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  
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顛顛的說話  
入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樣  
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裡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  
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爲他認得幾個字  
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羣兒裡  
鬧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  
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  
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没人怕他只  
管隨便都過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

了又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  
這樣可惜了兒的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  
脣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  
兒氣的自然是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  
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偕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  
進來遶棺偕們都在那裡站着他只站在頭裡擋着人人  
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没悄悄的告訴偕們說姐  
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的那樣腌臢只  
恐怕氣味薰了姐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  
婆子尤拿了他的盃去倒他趕忙說我吃腌臢了的另洗

了再斟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  
不管甚麼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  
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  
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  
磕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爲倒是一對兒好人  
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只是沒有露形兒將來準是林姑  
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沒辦呢再  
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準的了大家正  
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  
老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得十五六天

的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  
事明日爺來好做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同去了這裡尤  
二姐命掩了門早睡下了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  
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是何必忙忙又來  
千萬別爲我悞事賈璉道也沒甚麼事只是偏偏的又出  
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  
姐道旣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不用你記掛三  
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管依他  
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  
不知多早晚纔來也難爲他的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

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  
了他情愿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再不嫁人賈璉  
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  
前我們老娘家做生日媽媽和我們到那裡與老娘拜壽  
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第裡頭有個  
糝小生的叫做柳湘蓮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聞得這人  
惹下禍逃走了不知回來了不曾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  
說是個甚麼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柳  
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  
都無性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蟠子他

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一向沒來聽見有人  
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廝們就知道了儻  
或不來時他是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  
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了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  
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  
你也不知道我們是甚麼人今日合你說罷你只放心我  
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說甚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  
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來了  
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頭上  
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

樣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道大約沒來了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沒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裡再悄悄的長行果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是的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了一看

時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爲奇怪忙拍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話寒溫便入一酒店歇下共敘談敘談賈璉因笑道開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踪跡全無怎麼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

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望候我先  
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  
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  
自懸了幾日心因又說道方纔說起給柳二弟做親我正  
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已娶尤氏如今又  
要發嫁小姨子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  
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  
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  
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  
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絕

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  
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  
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  
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  
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爲定只是我信不過柳  
二弟你是萍踪浪跡儻然去了不來豈不悞了人家一輩  
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  
理小弟素係寒貧况且客中那裡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  
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道也不用金銀珠寶須  
是柳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信耳



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乃弟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着二哥就請拿去爲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劍說畢大家又飲了幾盃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咐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邊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那三姐兒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作些活計雖賈珍趁賈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與攬推故

不見那三姐兒的脾氣賈珍早已領過教的那裡還敢招惹他去所以踪跡一發踈濶了却說這日賈璉進門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况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家敘些寒温賈璉便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一回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兒三姐兒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熒及至拿出來看時裡面却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鏤一鴛字一把上面鏤一鴛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牀上每日望着劍自喜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

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把這事丟過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給他幾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兒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知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實

玉笑道我聽見焙茗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焙茗說璉二哥哥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槩告訴寶玉寶玉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倒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求定下難道女家反趕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慮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了底裡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

個絕色的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你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淨罷了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甚麼連我也未必干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着若我薛蟠一則他病着二則他

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爲幸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這話你說錯了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爲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個斷乎使不得湘蓮笑道如此說弟愿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

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敘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甚麼話來把自已也當作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爲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是爭辯起來自己也無趣味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

揉碎桃花紅滿地

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嚎哭一面大罵湘

蓮賈璉揪住湘蓮命人細了送官二姐兒忙止淚反勸賈蓮人家並沒威逼他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沒福消受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看着入殮又撫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來這樣標緻人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來也不自知了正走之間只聽得隱隱一陣環佩之聲尤三姐從那邊來了一手捧着鴛鴦劍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湘蓮哭道妾

癡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癡情妾  
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千  
情鬼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又  
向湘蓮灑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忙欲上  
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一摔手便自去了這裡柳湘蓮放  
聲大哭不覺自夢中哭醒似夢非夢睜眼看時竟是一座  
破廟傍邊坐看一個癆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  
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道士笑道連我不知道此係何方  
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冷然如寒冰  
侵骨掣出那股雄劍來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

道士不知往那裡去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興兒說寶玉糊塗是反襯尤三姐說寶玉不糊塗尤  
三姐冷眼看寶玉是旁觀熱心嫁湘蓮

尤二姐說三姐與寶玉已情投意合興兒說寶玉一  
定配林姑娘俱是反挑筆

尤三姐思嫁柳湘蓮若自己已向賈璉說到底不成體  
統今從尤二姐口中說出便不着迹又暗補夜間姊  
妹密談心話詳畧明暗文筆細緻

劍雖至寶畢竟是凶器以此定親殊非吉兆

甄士隱柳湘蓮出家俱是寶玉出家引子

柳湘蓮掣出雄劍揮斷萬根煩惱絲此三句大有意味煩惱絲無影無形與頭髮絕不相干劍鋒雖利豈能一揮卽斷讀者試掩卷細思柳二郎是否果異出家抑何別樣結局自有妙文在內

紅樓夢卷六十六終

紅樓夢卷六十七

第六十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藏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癡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爲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家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